



春而不分

卢云龙

春日随想

袁朝庆

春雨的声音

陈嘉瑞

理想的春天

兰庭的兰

春分：中分春一半 风光处处生

春分这一日，太阳再次来到赤道的正上方，南北半球昼夜等长。而这一日之后，南半球享受的是冬天，北半球享受的是春天。春分是农历二月的中气，尽管我国古代习惯把“立春”作为春季的开始，但从天文学讲，“春分”才是春季的开始，因为气候学有标准，连续五天平均气温超过10摄氏度就是春季了。据记载，古时这天，民间要擂鼓庆祝，说是“鼓者为春分之音，以助万物发生”。此时燕子归来。宋代徐铉《春分日》诗云：“燕子犹个个，花落已纷纷”。描写的就是这种物候。

从理论上讲，春分一到，春天已过去一半了。但实际上，此时大江南北，处处草长鸟飞，鸟语花香，春意正浓着。春分就是在每年阳历3月21日前后，太阳到达黄经零度——春分点时开始的。这样的意蕴，让人觉得饱满，让人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春的滋味，让人琢磨着，该如何去消受这大好的春意。

古人，大约最是识得春的滋味的。那个时候，人；闲适得多。春深似海，春，似乎也深得多。正值杏花盛开的时节，于是，少男少女们走出家门，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，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？”……更有那些文人，赏花饮酒，填词赋诗，惜春伤春，把春天演绎成了一道情意饱满、文脉流淌的河流。

我就是顺着这条河流，在春分后的一周，对着自己的影子，踩着自己的步子来到了人世。那是“春日迟迟”三月底的一天，天没亮透，还下着春雨，母亲便在阵痛中分娩了我。午后雨住天晴，阳光灿烂，空中架起一道彩虹，恰似飞龙飞舞，父亲便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从此，我对春天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对雨天我都有所期待，期待着有趣的雨象，有趣的世象。

二

天气晴朗，气候回暖，草木萌茂，万物清新，清静明净的风光代替了寒凝大地、万木凋零的寒冬景象，故曰“清明”。它是表征物候的节气。在二十四节气中，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。每年阳历4月5日前后，太阳到达黄经15度时开始。从周朝开始，至今延续了2500多年。

清明这天，气清景明，人鬼世界的道路会开通，百鬼出没。人们去坟前哭祭，却不愿鬼魂在家中逗留。子曰：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彼此不莫过于亲密，因而门窗上一定要插上柳条。柳条能够辟邪和催鬼，又叫“鬼怖木”。过去人们在离别的时候，常常会折柳相送以示挽留和恋恋不舍。“昔我往者，杨柳依依”嘛，可谁会想到，柳条又是提醒人鬼殊途的符呢？

还有，现代生活不知不觉改变着我们的心境，在许多相同的情景中，再也没有了同样的心情。比如，“风吹柳花满店香，吴姬压酒劝客尝”。同时喝酒，酒店越来越豪华，酒肴越来越丰盛，陪酒的女子越来越豪放，酒席上不再是投壶吟诗，一觴一咏，而只有粗俗放浪，鬼话浑话。现代游客永远嗅不到柳花的香气。再比如，“撩乱春愁如柳絮，悠悠梦里无寻处”。

过去古人在柳絮中消解愁愁，而现代人却只能将愁量化为最质感的数字，房贷车贷，租金利息，没有轻若絮的闲愁，只有压倒人的债务。还比如，我们送别，再也没有杨柳依依，只有汽车尾气，我们醒醒，看不到杨柳岸晓风残月，只听到高速路噪声轰鸣；我们的儿童也不会在阳光下捉柳花，而只是在网吧里打游戏……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清明之日我会在乡下的外婆家和小玩伴们玩“斗鸡”，放风筝，还去付家河边插柳。听老辈人讲：“清明不插柳，红颜成皓首”，不插柳条的人，会老得很快。当然，放风筝据说要割断手中的线，让它飞走，表示将带走一切的不如意。因为清明节也是秋千节，我们也会聚在场上荡秋千。长大后，我才知道，正是清明这天，许仙在断桥上遇见了白娘子，成就了一段千年传奇。而我呢，虽然没有如此奇遇，可我的妻子就是在这天出生的呀。所以，她小名叫清明。

三

念叨着“谷雨”的名字，我看见一位灵秀而丰满的女子，站在春的深处灿然而笑。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呀——谷雨，一滴雨就是一粒金色的谷子！

“谷雨”是继“雨水”之后又一个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。每年阳历4月20日前后，太阳到达黄经30度时开始。古书《群芳谱》说：“清明后十五日，为谷雨，雨为天地之合气，谷得雨而生也。”《管子》也云：“时雨乃降，五谷百果乃登”。可见“谷雨”的意思是“雨生百谷”。据说，百花之王牡丹，又叫做“谷雨花”，谷雨是她开花的日子。谷雨这天的祭祀名目繁多，形式多样。有男女去小河里洗一洗消灾避祸的“桃花水”。有在墙上贴上“谷雨禁蝎贴”。有用舞蹈与歌谣来祭拜海上的天妃之神，也有谷雨摘茶习俗，传说谷雨这天的茶喝了会清火、辟邪、明目等。然而这些，都不是谷雨时节最为隆重的祭祀。人们把最高的礼遇给予了皇帝的史官——仓颉。是他依照星斗的曲折，山川的走势，龟背的裂纹，鸟兽的足迹，造出了最早的象形文字。因而感动玉帝降了一场“谷子雨”，人们从此把这天叫做“谷雨”，并在每年的这一天祭祀仓颉。

称他为“圣人”。认为他带来了智慧，并使文明得以延续。这时候的安康，天气已暖，春雪停止，雨量渐增，五谷得雨，利于生长，可以播种了。而汉江沿岸的柳絮告诉人们，时至暮春了。宋代诗人苏轼在《密州五绝》中吟道：“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。”欧阳修在《采桑子》一词中写道：“飞絮蒙蒙，垂柳栏杆尽是风。”柳絮是送春的信物。到了谷雨，白杨垂柳抽出长长的柔荑花序，下垂在枝梢上。

“快快布谷，快快布谷……”踏着布谷声声的韵脚，和着小麦拔节的韵律，在春天最后的一个节气里，我们再不能“春日迟迟思寂寥”了。

陕南的春天，万物逐渐复苏，蛰伏于地下的昆虫、草尖，积攒了一个冬天的能量与等待，将冰冻的大地拱破，地气便从无数的小孔中升起，忍耐了一个冬天的农夫，索性给牛套上犁犁，将季节的土耕翻，温暖的地气随之喷薄而出，沿着山坡向上蒸腾，山顶的老树板着一张冷脸，在地气的不断撩拨下终于绷不住了，随着树枝上的残雪扑哧一笑落下，整个山头便绽放出清新的笑脸。

地气继续升向天空，一声轻雷就唤醒了天上的薄云，春雨如牛毛细般密，轻柔地落下，如蚕丝一样丝滑，仿佛情人的窃窃私语，滋润着干硬的大地。柔软碧绿的野草一寸一寸染绿旷野，也挤满城市人行道的缝隙，鸟儿也在迎接这个崭新的季节，它们从草丛中飞向天空，在山间不停穿梭，它们要丈量春的容量，有的负责丈量广度，有的负责丈量厚度，有的在估算季节的斤两，因为数字不对而叽叽喳喳，蝴蝶在数着花朵，看有没有比往年更多，蜜蜂在对花蕊进行登记造册，以匡算花蜜的产出，燕子也飞回老屋檐下的旧巢，呱呱吞泥加固往日的堡垒，残荷坚守了一个冬天的老根，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发芽。

陕南的春天，大地筹备了一个寒冬，开始在山间举办画展。开幕式展出的是梅花，白的、红的、粉的、绿的、黄的，纷纷爬满枝头，有的如残雪盈枝，有的似粉面轻施，有的如朱砂点降，有的如冰肌玉骨，有的似金禅轻落。在春的氤氲下，成吨的香气与大地拥抱，空寂的山变得热闹起来。画展变换着主题，一档接着一档，梅花谢下后桃花开始展出，桃花最能理解春的娇羞，面颊上显出淡淡的红晕，既不似玫瑰的情情大开，也没有白莲的清高孤傲。紧接着是海棠，火红的花瓣似乎要将整个季节燃烧。再一档是梨花和李花，洁白的花瓣透着隐约的淡绿，分明要显出道学的虚静。当油菜花开的时候，画展就要闭幕了，只见上帝用硕大的画笔在大地上涂彩，嫩黄色的颜料涂掉了山坡的底色，也抹掉了田埂的淡绿，从南向北蔓延到无边无垠的尽头，这种嫩黄波澜壮阔，最能抚慰怀乡者忧伤的情怀。

陕南的春天，太阳蜡黄色的脸突然红了，将一条条山沟照的朗润清新，冬季冻硬的土变得绵软了。你摊开手掌，每一缕风都是轻柔的，它掀开你的衣襟，如同婴儿的手抚摸着你的肌肤，它携带着花香和草的青气，吹绿了宫墙中的御柳和山间小河边的柳丝，勾起了伤春的情绪，也吹响了牧童的柳笛。春天，每一株草都是那样婀娜多姿，每一颗庄稼都是笑吟吟的，在布谷鸟、杜鹃鸟、斑鸠、黄雀此起彼伏的歌唱中，跌入了记忆的深处。

对城市来说，春天是吝啬的。当大地在山间举办画展时，只是将未能入展的残次画遣落在城市的公园，所以在这个春日，我想还是要到山间去看春天这个盛大的画展。虽然我每年都会去看，但因为展览过大，总有一些画作没有看到，即是同一幅画，因为大自然从来不屑于抄袭，所以今年的那片花海仍是原创，每一片花瓣都不会重复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追求艺术的完整性，展室的灯光还会调节，你可以在太阳这盏灯最亮时去欣赏画的色彩，可以在阴天灯光调暗时去看笔法，当然也可以在另一盏月亮升起，在漫天星夜的辉映下去领略画的意境。

长期居住在城市，由于缺乏春的眷顾，我们的身体会变得慵懒，我们的心会蒙上尘埃，因此，我们要将春吃进肚子去吐故纳新。说起吃春，首当其冲的是荠荠菜。初春时节，在油菜、菠菜、萝卜、蒜苗的间隙，到处郁郁葱葱荠荠菜，我们贴着地面一颗一颗地拔起来，洗净用水焯一下，就能包成清香四溢的饺子，当然也可以凉拌，吃起来清爽可口。其次是白蒿菜，春天里远远看去一大片青碧柔嫩的白蒿，掐回一大筐嫩尖，洗净和在里面，就可以摊成蒿子饼子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吃春当家的野菜还是香椿，它的绝配是鸡蛋炒香椿，也许是吃春的队伍越来越大，前年我在岚皋县看到大片专门种植的香椿。由于每个人吃春的口感不一样，还有如野芹菜、蒲公英、野槐花、鱼腥草等，在大快朵颐期间，都能嚼出生活的万般滋味，让生命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又一个春天，我们徜徉在春风里，我们无法说清生命的意义，但我们以向上的视觉，可以发现野草、树木的根部，在承受冻土的寒冷下，仍在向前艰难地爬行，能感受到树干、草茎向上的力量，能看到树枝和嫩叶内心的青春与躁动，也给我们诠释了，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霜冻，总能找到生命的出路；我们在花海中凝视，看到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生命，都有权利追逐阳光，绽放出自己绚丽的色彩；我们登顶在春的高处，以向下的视觉，看见花瓣的飘落，悟出时光的短暂和世俗的空泛，多一份哲思的深邃。

每年的“立春”一过，雨，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春雨了。

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，春天的雨，带来了一片清新。在这早春的季节，春雨的声音，是世间最美的音乐，它似琴键、如弦乐、同埙韵、共洞箫。其天籁，十分的治愈。

春雨最先不是下的，是湿、是润、是触、是飘。春雨把潮湿的水分，通过空气中万千无形的毛细血管，输送到大地、树木、花草、阡陌、山川。于是，小草潮了，土地湿了，树木润了，山川清新了。春雨似酥油，润之传染，天地间潮湿以后，春雨的雨滴，才熟门熟路地开始轻轻降落。

细如牛毛的春雨，悄无声息地飘洒着，不紧不慢。天空弥漫着万千春蚕吐出的银丝，悠悠飘荡，一层层薄如轻纱，如雾似幻。土地和蓝天之间，状如牛乳。

人们形容春雨的声音，用“沙沙”“嗒嗒”“淅淅沥沥”“滴滴答答”等，然而，人类的词汇再丰富，在大自然的天籁面前，也是干枯无力的。春雨，从遥远的天国走来。春雨的声音，是天国而来的福音。故乡的春雨声，遥远地，走过了几十年。

常常是在不经意间，春雨就来了。春雨来的时候，窗外的树枝摇了几摇，地上的枯叶反扣着滑跑，几只麻雀凄冷地叫着，飞离了树梢。谁家的幼童大喊一声：“下雨了！”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一滴雨点就打在了窗沿上。雨点打过，湿痕很快隐去。一阵风来，空气中就有了泥土的气息。“嗒”的一声，雨点落在窗外的落叶上，听得到卷叶下一冬贮藏着的干燥。谁家的小狗颠儿往家跑，狗的身后，牵过来一片雾的雨帘。

又常常是在一个陈陈相因的晚上，春雨怕惊着人的春梦，不打招呼地悄然而至。后半夜的被子突然变得有些薄。楼外的雨道，听得到有人晨起而过的脚步声。天亮时拨开窗帘往下一看，你会惊喜地喊一声：哟，下雨了！

是的，下雨了。你看到路面湿湿的，间或的，似还能看到空气中，一两屑雪片斜斜地从眼前飘过。黝黑的柏树背景前，飘飞雪花的身影，看得就更明显了。到底节气变了，一冬的雪花大都敛起了翅膀，变成了细腻的雨沫。于是，在这个周末的早上，在这个窗外雨霏霏的窗前，有关春雨的诗句，便开始漫上你的心头。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。”没错，僧志南说的是江南的春雨，伴着杏花，沾衣欲湿。初潮式的春雨是娇嫩的，温婉多情，像一滴甘露触着了宣纸，溼透了杏花，溼润了空气。此一时，牧童牛背，短笛轻吹，牛毛细雨，皆溼成山水。农人头戴斗笠，肩披蓑衣，手扶拐杖，翻开冬眠以后的第一型泥土。这里的雨声，似蚕食桑叶，若有若无；又似风中枯叶，风过有声。

“渭城朝雨浥轻尘。”王维的春雨是晨间来的，下在北方的长安。早春的渭城，尘埃雨溼，枝头的鹅黄，坠着雨珠。王维把雨，沐风饯友，春雨带来的，是凄清的沁冷。然一杯浊酒，慨然饮下，胸中涌起的，自然是萌发的春意。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。”春雨中，愈愈被郊外的春色勾引。蒙蒙细雨中，远处是终南的水墨，近处是阡陌的湿润，草色遥看有，春色近却无。如酥油的春雨，沾物即化，润泽的，还有诗人觅春的枯心。

春雨的雨量如何呢？周邦彦眼里的春雨，充满了画面感，而且雨量还真不小：“耕人扶耒语林丘，花外时落一莺。欲验春来多少雨，野塘漫水可回舟。”雨后的景观呢？孟郊的《春雨》诗说：“昨夜一霎雨，天意苏群物。何物最先知，虚庭草争出。”关于春雨，孟浩然在鹿门山，回味着夜来的风雨：老杜在浣花溪畔，感念着好雨的时节……

雨何以形成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认为，雨的形成是“阴阳二气之初蒸也，若有若无，若实若虚，团聚合，其体稍重，乘虚而坠。风多而合速，故雨大而疏，风少则合迟，故雨细而密。”他说“阴阳二气蒸腾交融”，雨便形成了。雨滴的大小与风速有关，大的雨滴是风大，雨滴在空中相合形成。无风或风较小的话，雨滴则少有彼此融合，便就是细雨了。春季少风或弱风，牛毛细雨是常态，故而春雨常会是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

自古迄今，春雨以她曼妙的舞步，翩跹在华夏广袤的土地上，滋润着这片沃土，春种秋收。她是有形的，形若仙子；她是有声的，声如仙乐。春雨的降临，催生万物复苏。她如同珍贵的甘露，洗去冬日的枯寂，吸融大气中的雾霾，给大地带来温暖和光明，使整个世界变得更加清新万物。春雨无私的奉献，默默无闻地滋润着大地万物，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蓬勃的活力，她的温柔和细腻，把这个从漫长冬季走出来的世界，清洗得清清爽爽。

谈到古人描摹春雨之声，单说南宋的杨万里。他的《不寐听雨》诗写道：“雨到中宵寂不鸣，只闻风拂树梢轻。瓦沟收拾残零水，并作檐间一滴声。”诗味在场而细腻。他的另一首写雨的诗，更是十足的堪赞了：“芭蕉雨便欣然，终夜作声清更妍。细声巧学蝇触纸，大声铿若山落泉。”说雨声之细，像苍蝇碰到了窗纸一样，“细声巧学蝇触纸”，闻而可听，而可感；雨声之大呢？“大声铿若山落泉”，像山间落下的泉水一般，窸窣铿锵，远远撼人。雨声描摹之妙，可谓至极矣。

春雨是生命，是生机。春雨夜雨，像廷秀，卧床听春雨之沙沙声，浑身通泰。

编者按：

春分是节气，也是大地庄重的刻度，昼与夜的丝线在春分的砧板上被齐齐裁断。群山褪去灰褐的痴皮，农人弯腰叩击土壤的铜磬，种子裹着露水沉入大地深处；牧童用柳哨吹破冰河，蛰伏的虫豸正用细丈量时光的褶皱，而人们，正徜徉在春风中……

那么对于这样的春天，穷尽我所有的文辞又有何用？任何陈词滥调都不匹配这春天，这自然的觉醒与盛大的绽放，它宏阔又辽远，接受歌颂，孕育希望，容纳破碎后的重建，应允萧索后的繁盛。当每一个理想的春天来临，在角角落落的绿意里，在风吹树摇的声响里，在馥郁芬芳的花香里，在戴胜此起彼伏的呼唤里，“叶子已拿定绿色的主意，让花朵放心，去做那些万紫千红的事”。